

龙凤砚 传奇

■ 王中才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的遗书

刚写了个开头，我
你的脚步，我已
我的好人！我知道
病病，唔，唔，
李

龙凤砚传奇

● 王中才 著

● 春风文艺出版社

● 一九八八年·沈阳

龙凤砚传奇
Longfengyan Chuanqi

王中才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67,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2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630

责任编辑：祝乃杰
封面设计：王亚非

责任校对：唐惠凡

ISBN 7-5313-0147-4/I·135 定价：2.00元

内 容 提 要

这里结集了作家三部中篇小说。

《龙凤砚传奇》中的龙凤砚是知识分子翁柯和李茂漪结为伉俪的信物，也是价值连城的希世珍宝。这对夫妻曾有过一段生活美满、爱情甜蜜、事业发达的黄金时期。但好景不长，他们便横遭厄运：丈夫翁柯被强劳，妻子茂漪遭奸污，龙凤宝砚遇窃难……小说通过曲折复杂的情节，描述了这对夫妻三十三年坎坷不平的生活经历。

《风雨夜酒话》描写了一所郊区学校宿舍里风雨夜闹鬼的故事。作品生动形象地刻画了女妖校长宫莹，屈死鬼教师徐兰、周吾雨，好人办坏事但终究还是好人的教师李萍，以及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复转军人，校党支部书记张大岗等的命运不同、性格迥异的人物群像，读来发人深思、启人联想。

《希里免克的传说》以深沉的笔触，将蛮荒冻土之地的七家窝棚的猎户老大和饼子脸女人、瓜籽脸女人生息繁衍的生活情景，同现代退役军人罗小丹与顾萍在开发建设冻土带中的婚恋生活，遥相对映地连结在一起，描述了两代人在不同历史条件的不同悲剧，令人读后要认真地反思历史和严肃地直面人生。



作者小传

王中才，1940年生于大连市。1948年回祖籍山东省宁津县。1961年从天津财经学院应征入伍。1972年调总政解放军文艺社任散文组编辑、副组长。1981年调沈阳军区从事专业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分会理事、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会长、沈阳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

王中才1964年开始发表作品。后在编辑之余致力于散文、散文诗和报告文学创作，有一篇散文和两篇报告文学分别获得刊物的优秀作品奖。从事专业创作后，主要精力转向小说。其中短篇小说《黑马》获得“蒲松龄金像奖”一等奖；《三角梅》获得1982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解放军文艺优秀作品奖；《最后的蜃壕》获得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第二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以及《鸭绿江》“丰收奖”一等奖。

人生的启迪

(代序)

祝乃杰

王中才同志是我国文坛上近十年来较有影响的一位中年作家。他的作品以清新的格调、优美的语言，以及隽智深沉的主题，赢得了军内外广大读者的喜爱。

当今，文坛上的小说创作出现了两种反差极大的现象。一种是所谓文学性极强的雅文学，它或以莫测高深的思想见长，或以表现手法的诡譎取胜，或以吸收西方各种主义文学的创作技巧为主，总之是体现出了一种争脱传统、勇于开拓创造的精神。但这类文学作品拥有的读者较少，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是为雅。另一种是以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手法为主的俗文学，它或书历史或写现实，均着重故事情节的铺陈、人物性格的刻画，虽说表现手法有些显旧，但却能迎合中国民众的欣赏口味，因此很能占有广大的读者，所谓下里巴人曲低和众，称作俗。

《龙凤砚传奇》所收入的王中才同志的三部中篇小说，在写法上，我以为是兼顾了上述两个文学流派的创作方法的。他既不鄙弃中国小说的传统写作方法，又汲取了西方小

说的表现技巧之长，并使二者熔于一炉，故能为中国广大读者接受。在《希里免克的传说》中，作者虽意在对中国北方冻土地带这个古老的民族文学题材的探索与开拓，但在表现手法上又借鉴了西方小说中大幅度地交差时空的写法。应该说《希里免克的传说》是描写中国北方冻土地带漫长的历史进程和生活演进的，其历史跨度之大，说明对充满蛮荒意味的北国大地的开发，绝不是一代人或几代人的功劳，要表现这个宏大的题材，用几万字的容量是一般人所力不从心的。但王中才同志却巧妙地采用板块式移动的调动时空的方法，从洪荒的历史直写到二十世纪的六十、七十、八十年代。而描写这么长的历史生活，使你读起来绝无空洞抽象之感，反倒觉得内容充实、故事生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都鲜活地跃然纸上，令你有韵味无穷之感。这不能说不是利用西方小说的表现方法之长。而《风雨夜酒话》则又以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利用借饮酒讲故事、又在讲故事中不断丢包袱的办法，把读者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非让你一口气把小说读完，非要急于知道个中的奥妙不可。这种表现方法当然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也足以证明作者是擅于运用中国传统的写法的。《龙凤砚》似乎又是中国的传统写法。但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并没有完全依照传奇小说中陈旧的表现方法，从一家子两口子讲起，而是以一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订婚信物为主线，表现了这对夫妻三十三年坎坷不平的生活道路，把这对夫妻的命运同龙凤砚的得与失紧紧地拴在一起，让读者既关心这对夫妻的兴遭际遇，又想知道龙凤砚的归宿如何，因此使小说的悬念横生，从而增强了作品极大的可读性。

鉴于上述对王中才创作方法的概括分析，不难看出他既不拘泥于中国小说的传统写法，又不完全落进西方小说创作方法的窠臼，而是兼蓄中西方小说创作方法之长，我以为这是十分值得称道的，也是他小说创作成功的必然。

从内容上看，如《龙凤砚》和《希里免克的传说》，都善于把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糅和在一起，并从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写出人生的经验和教训，以警示人们切不可轻易地忘掉历史。而在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又借助历史这面反光镜，告诉人们继续前进的生活哲理。人，不应因历史上的峥嵘坎坷而畏葸不前、甚至消极停滞。作者在对现实的描写中，总是以人物的豁达大度及命运的结局，使读者感到生活充满阳光，前途坦荡光明，进而增强人们奋进的信心和攀登的勇气。

《龙凤砚》中的翁柯和茂漪，堪称为较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建国前，他们因接受新思想而走上革命道路。建国后，正当他们年富力强之时、事业的发达之际，却又双双饱受磨难。从五十年代后期反右派斗争开始，他们田园诗的生活情景完全给打碎了，事业被搁浅，爱情被亵渎，翁柯被强劳，茂漪被奸污……这种苦甜参半、悲喜交加的生活经历，恰似中国知识分子近几十年来的生活缩影。作者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同人物的生活和命运紧密地糅和在一起，并透过塑造的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使作品的深刻程度足以令人反思、给人启迪。不管历史的发展如何曲折，不管社会生活如何复杂，时代总然是要向前发展的，这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龙凤砚》的结尾写道：“翁柯与张希

亮一同笑了，笑波冲荡着青杨林的小叶，轻快地摇曳；河边也发出了嘎嘎的响声，那是岸边残留的冰块碎裂了，溶在三月早春的水流里，向远方漂去……”这结尾多么明快有力，它昭示出了生活的生机活力和光明前景。

《希里免克的传说》更以深沉的笔触，从洪荒的远古写到我军的部分退役官兵屯垦戍边开发冻土地带的生活历程。它将蛮荒之地的七家窝棚的猎户老大和饼子脸女人、瓜籽脸妇人生息繁衍的生活情景，同现代退役军人罗小丹和顾萍在开发建设冻土带中的婚恋生活，遥相对映地连结在一起。这种连结并不是机械简单的并列，而是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深刻竭力的开掘。猎户老大虽不知姓甚名谁，但他拼死保护瓜籽脸女人并全力去找寻其大儿子和小女儿，这是老大的历史责任。老大没能完成他的任务，是由于历史造成的。因为在生产力低下，人无力战胜大自然，造成了老大及瓜子脸女人和她大儿、小女的悲剧。这悲剧确是历史的，是受历史的制约而造成的。它只能给我们以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谁又造成了罗小丹——这个对生活充满信心、对爱情充满执着追求、对工作舍生忘死的顽强战士和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名利的女文工团员顾萍之间爱情生活的悲剧呢？小说以雄辩的艺术感染力向读者揭示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某个时期的错误路线——极左路线——这个洪水猛兽所造成的。历史和现实都是严峻的。在严峻的历史条件下，人战胜自然需要付出血的代价；在现实生活的某个历史时期，人在同自然的搏斗中，因为受某种政治路线的制约，也要付出血的代价。从七家窝棚的历史沿革

和九道岗子的现代化建设，我们会清醒的认识到，《希里免克的传说》是有深刻的认识价值的。

《风雨夜酒话》是描写现实生活的。小说借某郊区学校的场屋宿舍风雨夜闹鬼的事件，巧妙地描写了这所中学的女校长宫莹，如何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保护自己、把斗争矛头转向他人，从而一手制造了几个人的生活悲剧的故事。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在写法上有独到特点外，就其内容讲，我以为主要是提醒人们不仅要善于在正常生活中识别好人和坏人，更应在矛盾复杂、斗争尖锐的特殊生活时期识别好人和坏人，同时也提醒自己应如何做人。翻阅这部小说，你会感到二十年前的那一段非正常生活，一下子涌入脑际。待你读罢全篇、掩目沉思之时，书中那女妖宫莹的形象，屈死鬼徐兰、周吾雨的形象，好人办坏事但终究还是好人的李萍的形象，以及光明磊落、刚直不阿的转业军人、学校党支部书记张大岗的形象等等，都会栩栩如生地活现在你的眼前。那一段非正常的政治生活虽然一去不返了，但象宫莹那样的人，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会不时闪现着她的影子，这是不能不提醒善良的人们注意和警觉的。

作为中才同志本书的责任编辑和好友，我应他之邀写上上面的这些认识，愿与关心本书的读者共识之。

1988年2月

于沈阳马路湾寓所

目 次

序

龙凤砚.....	1
风雨夜酒话.....	99
希里免克的传说.....	162

龙 凤 砚

谨将这篇小文，当作洒满露泪的晨花，奉献给我敬爱的活着的与死去的老师。

一

四女寺河畔三月的清晨，空气是凛冽的。虽然没有风，岸边刚刚鼓苞的青杨和垂柳，却颤巍巍地哆嗦着，似乎禁不住寒冷。河水熬过一冬的风吹雪冻，已经很浅，好象冷凝了，平静得不见一丝水纹。只有南岸残留的薄冰，不停地发出咔咔的断裂声，落下几块冰碴，顺水慢悠悠的漂去，让人觉得，这条沉寂的小河，默默地复苏了。

早春哪，大地的生命又疑惧又渴望的早春哪！

太阳慢慢爬出来了。火一样的光焰，漫在河面上，水象在燃烧，烤红了青杨和垂柳的苞芽，烤红了南岸不远处一道长长的围垣，烤红了围垣内一栋栋飞檐龙脊的古建筑。那是著名的四女寺中学。围垣东北角，背墙面东坐落着三间低矮的平顶草房，圈着玉米秸扎成的篱笆，歪斜不整，满是鸡刨狗钻的裂洞。那高大厚实的围垣，象半倾在草房的平顶上，几乎把这窄小的篱笆院憋闷死了。

早春的晨曦还是悄悄地爬上矮草房的窗棂，染黄了半张陈旧的窗纸。

屋内仍象在黑夜中。放在灯龕里的墨水瓶做的小油灯，尚没吹熄。这昏黄的灯光，渗进从窗纸透进的微弱的晨光里，刚刚照亮窗台下的土炕。

炕沿上坐着一位年已花甲的老人——翁柯。他披着对襟黑布棉袄，褐色的脸浮着笑意，半张着微厚的嘴唇。他一手习惯地摸着额头正中的一道伤疤，一手握着躺在身旁的女人的手。那女人的脸露在被外，苍白得象一块椭圆形的手绢，眉眼口鼻都象描在上面的一样，连那眼角细细的鱼尾纹，也象工笔画出来的。实际上她就是一幅画。将吴道子到今天的全部仕女图拿来，挑出其中最淑静、最贤惠、最温柔的一个女子，那肯定最象她了。她白皙的脸颊，病时和平时并无两样，只有在病中发烧和平时羞臊时，才浮上一层薄薄的红晕。翁柯曾和她开玩笑，说她的脸是最东方型的，肤色却是最西方化的，是黄白人种的混合型，她只浅浅地一笑，默认了。正是这永远不变的白皙的肤色，掩盖了岁月的风霜，不细端详，绝不会看出她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翁柯目不转睛地看着女人，脑中闪过一些影象。在他们结合三十三年的岁月里，曾经有过多少回，他就是这样在晨曦和灯光里呆望着妻子的脸。那是多么幸福、甜美的清晨！翁柯觉得，他们似乎不应该有那些清晨的。是的，他不该把她引到这个喧闹的世界上来，跟着自己走崎岖的路。没有他，这个文弱的女子，也许正过着恬静的生活。

堂屋的药香飘进里屋，那女子鼓鼓鼻翼，醒了。她转眼

看见了翁柯，嘴动了动，象说话，却没有声音。但翁柯听清了：

“柯兄……”

翁柯心里一阵惊悸：她怎么恢复了这个称呼？他们结发至今，她是第一次这样称呼他。翁柯想起了他们的青春，想起了家乡河畔那个春夜的青杨林……

“茂漪，我给你拿药来了。是老崔刚从北京捎来的。老崔这个人……”

她摇摇头，眼睛睁大了，包着一汪水。那是泪吗？她平时眼里就是水灵灵的。可是这时翁柯却看到从妻子那水灵灵的眼里射出一道怨恼的光，他心里惶恐了。他不曾记得妻子有过这样的眼光，即使他被定为右派，被押送太行山麓采石的时候，妻子眼里也只闪过一丝淡淡的哀愁。难道她是埋怨花太多的钱吗？确实，家里几乎是筐囊一空了。而且肺癌后期，加之吃了三十年的粉笔末，吃药等于吃钱，是根本不顶用的。可这药……

“茂漪，药是老崔白送的，他让你好好养病……”

茂漪猛地转过脸去，大口喘气，好一阵才说：

“柯兄，事情有结果吗？”

“老崔说全力给办，尽快给办。唉，文教口右派多，够他忙的。”

“忙？全县就剩你一个没平反了……”

“我等了二十多年了。再等几天吧。我有耐心。”

“我可等不了几天……”

茂漪哽咽了。翁柯伏在妻子的脸旁，安慰说：

“我靠后解决也顺理成章。亲者疏，我和老崔的关系深厚……”

茂漪伸手吃力地推开他，翁柯又看见那怨恼的眼光了。

“你别总是老崔、老崔的！”茂漪缓口气说，“是崔副书记，要称官衔！”

翁柯笑了。妻子为此生气，岂不可笑吗！他和老崔——主管全县文教的副书记崔贤，堪称是刎颈之交了。三十多年前，县立中学初创时期，作为第一任校长的崔贤，曾三顾茅庐，亲自请他和茂漪出任语文教员。他在学校组织学习书法的兰亭社时，崔贤是积极的社友。他被定为右派后，又是崔贤出面斡旋，才使他免于进牢。十年浩劫期间，崔贤因为“包庇”他而多次挨斗，他是陪斗……这样的至交，称官道衔，反而疏远了。崔贤也最反对称他官衔，记得他刚入校时，称崔贤一声“校长”，崔贤差点火了：“你比我长一岁，你是兄，我是弟，咱们搞个君子协定，以后兄弟相称好了。”翁柯想，在一起共事，兄弟相称毕竟不妥，他便直呼“老崔”，直到今日。这难道有什么不敬吗？

翁柯诧异地望着妻子苍白的脸颊，泪痕未干。他蓦然想起，妻子反对他提老崔，为时已久了。崔贤复职以后，特别是中央关于给错划的右派平反的文件下达以后，茂漪就反对他去找老崔解决问题，而劝他找县委第一书记张希亮。翁柯不以为然。尽管十年浩劫中，他和张希亮有一段奇遇；但一九五七年把他定为右派的，也正是这个张希亮。再说，崔贤是主管文教工作的，越过他去找第一书记，不甚妥当！张希亮虽是第一把手，也不好越俎代庖，事情还得通过崔贤解

决。所以，他不厌其烦地陆续找了崔贤八次，每次都得到了热情接待，而且热情是逐次递增的，信心也成正比地增强。但每次上办公室去找，崔贤都陷于忙乱之中，请示汇报的、呈批文件的、解决问题的……你去他来，络绎不绝。虽说崔贤对他格外亲热，另眼相待，终因干扰太多，不及细谈，便被别人冲散了。尽管如此，“一定解决问题”的话是每次必说的。翁柯的眼前，希望的光环一天天张大了，就象扔进四女寺河里一块石子，荡起了一圈大似一圈的涟漪。要知道，在最艰难的时刻，这希望的光环，曾象流星一样几乎永逝不返。想起这些，翁柯自然想起了暖人的昨夜……

二

昨天周六晚上，他第九次去找崔贤，这次是应崔贤的邀请而去的。老崔说，在家里叙谈，可以避开办公室的嘈杂。于是，他照料茂漪睡好以后，便披上对襟黑棉袄，走出茅屋。正是月黑夜，屋后的高大围垣，对面河畔的岸柳杨林，象长长的黑幕，把这块小天地围得水泄不通。只有门前一条蜿蜒的小路，隐约可辨。翁柯没有自行车，他徒步在小路上走十华里，到了四女寺河的断鞭桥。据说汉光武刘秀，被王莽追赶到此，绝了去路，一急之下，扬鞭催马，鞭断马飞，跃过河去。后来光武得天下，便在此修桥铭念。不管这传说是真是假，桥确实是古旧老朽了。搭成三孔拱洞的大块青石，满是苔痕；打磨精细的石桥栏杆，也黑斑点点。这些在月黑夜都看不太清楚，但翁柯心里有数！桥栏杆多少根，桥面条石多少块，他都一清二楚。在他任教后的三十年生涯

中，这古桥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这里有过他的欢乐、悲伤、希冀、绝望。他曾从这里走向死路，也曾从这里走向生途。他每次经过这座古桥，都情不自禁地留恋片刻。这夜也是这样。他象个孩子，一根根摸着桥栏杆，慢慢地走过去。拐向大路，走了十华里，到了县城。这里已用不着灯龕放煤油灯了，早已是华灯璀璨。街道不多，东西南北，十字交叉两条马路。路灯换成了兰花型灯罩，雅致大方，看见那灯，似乎能嗅出白兰花的香气。两旁商店的橱窗，也琳琅满目，锃明瓦亮，这显然是两个月来崔贤带头进行文明教育的成绩。更有趣的是各式招牌，差不多都写着同样的字体，结构松散，非颜非柳。翁柯一眼便知，这是崔贤的笔迹。崔贤自称是大书法家崔瑗遗笔，而翁柯戏称是“自由体”。他奇怪，已经来过八次，怎么没注意到这个变化。噢，他想起来了，县人民政府和县委机关的牌子，不知为什么不是老崔写的，而是印刷版的宋体。他为此暗暗庆幸，如果堂堂政府的招牌，也写着非颜非柳的“自由体”，岂不贻笑大方！他觉得老崔热情淳厚，有组织才能，只是对知识不求甚解。三十年来，全县文教界一些同事，当面爱称他书法家，他也受之泰然。翁柯恰恰相反，对虚假的知识，他往往唇枪舌剑，攻而破之，不剥得体无完肤，绝不罢休。他想起兰亭社时与崔贤的一次舌战，又想起崔贤为自己的事受到的牵连，不禁有点悔恨。凡人都有这样那样的怪癖瑕疵，为什么不可以原谅呢！自己动辄争个黑白分明，毫不让人，这不也是一种怪癖吗！幸亏老崔并不介意，翁柯为此十分感佩，但他从未当老崔的面流露过这种情感。他想，老崔是领导者，当面誉美，有拍马之